

[英] 哈代 等 著
曾胡 译

英语散文精粹

本书收录英语散文佳作近五十篇，均出自英美名家手笔。文字幽默、优美，意蕴深邃、绵长，给人以灵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Selected English Prose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Prose



[英] 哈代等 著
曾胡 译

英语散文精粹

本书收录英语散文佳作近五十篇，均出自英美名家手笔。文字幽默、优美，意蕴深邃、绵长，给人以灵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Selected English Prose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语散文精粹：英汉对照 / (英) 哈代等著；曾胡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 8
ISBN 978-7-5068-4251-8

I. ①英… II. ①哈… ②曾…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散文集—世界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5251 号

英语散文精辟

[英] 哈代等 著 曾胡 译

责任编辑 宋 然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上智博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yywhbj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4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251-8
定 价 39.00 元

序 言

文无定法，本打算写一篇别出心裁的开篇词。可是想来想去，自己给自己写序，竟是无法脱开先叙“缘起”的套子，反不如别人来写倒洒脱。自己的事自己明白，不交代个来龙去脉，总是不踏实，所以，只好将别出心裁的心思收起，缘起就缘起吧。在那本《英语短篇小说精粹》的前言里曾说过，在译完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后，本来是决心放下译笔的，想集中精力写一些其他类型的东西。后来，书籍出版社的社长、余友王平希望我能译他们社计划出版的一本《英语短篇小说精粹》。我自操译笔起，一直是译长篇小说的，短篇还真没译过；一来情面难却，二来人还是走老路顺，未免见猎心喜，就此重做了冯妇。

其实那本短篇小说精粹，只是王平一连串“精粹”中的一部，有如一嘟噜葡萄中的一颗，后面还拖着一串呢。于是，有一天，王平又说还有散文和讲演两个精粹没人译，建议我译散文那本，并且说散文最难译，刺激了我一下。我自己是喜欢写散文的，虽然写的怎样不好说，但却是酷爱。心一激动，脑门一热，竟然就应了下来，而且记得当时还有几分慨然诺之的样子。白居易说过“长安居，大不易”，应下来之后，才知道这件事也是大不易的，不免有几分失悔。但是，既然上了船，再不易也得撑下去。

以上就是“缘起”，也算是作诗四法起承转合中的“起”笔吧。

散文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散文？这恐怕是所有文体中最难定义的。从宽处去说，凡不是韵文的、篇

幅又不长的文章，都可以叫散文。我看到有的散文集中，把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都收了进去。可是，《报任安书》不是书信体吗？不过鲁迅说整部《史记》就是“无韵之《离骚》”，如此之高的评价，咱们也就不便多说什么了。可《别了，司徒雷登》明明还有一个归类，叫政论文，于是散文集可以收，政论文集也可以收，脚踩两只船；以此可见散文的定义是多么的宽泛。不过，从窄处去论，似乎（笔者就是这么看的）只有抒情的，或谈人生的短文才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就说抒情吧，马上就能想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苏轼的《石钟山记》和前后《赤壁赋》，明朝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清桐城派大家姚鼐的《游媚笔泉记》，以及大家耳熟能详的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背影》。不过，倘使你这样定义散文，马上就会有一彪人马杀将出来，反对你的狭隘的定义，而且有一万条理由和反对的例证在等着你呢。所以，散文的定义，还是各定各的好，哪怕你把太平天国“诰谕四民，各安常业，照得天意，既定人心”之类的安民告示当作散文，亦无不可，大可不必嘍嘍（音 náo）不休。

不过，作为散文的狭义定义论者，不免还是有几句话要说。上文提到的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是这样的文字风格：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这样的文字，恐怕还是归入纯粹的政论文比较合适吧？如果这样的文字算散文的话，那么报纸的社论统统都可以入散文集了。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上文提到的另外几位（不含司马迁）文章中的文字吧：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音 yí）然不动；俶（音 chù）尔远逝；往来翕（音 xī）忽，似与游者相乐。

——柳宗元《永州八记·小石潭记》

至莫（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音 zhé）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音 cēng hōng）如钟鼓不

绝。舟人大恐。

——苏轼《石钟山记》

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苏轼《前赤壁赋》

余挈（音 rú）一小船，拥毳（音 cuì）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音 hàng dàng），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张岱《湖心亭看雪》

以岁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积雨始霁，溪上大声泚（音 cóng）然，十余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枞、槐、枫、栗、橡，时有鸣鹳（音 xī）。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

——姚鼐《游媚笔泉记》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朱自清《荷塘月色》

也许笔者以一己之偏好，给散文下了狭窄的定义。但读者扪心而思，这样优美的文字，难道不就是你心中所谓的散文吗？所谓脍炙人口，陶冶性情，历久弥新，不就是这样的文字吗？当然，人们可能会说，唐朝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曌檄》中的“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机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不也是同样脍炙人口吗？诚然。尽管其文略显剑拔弩张，杀气逼人，但其传世的价值，难道不仍然是由于文字的优美吗？

以上算是作诗四法起承转合中的“承”字诀。

英语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一样，具有悠久而深厚而伟大的散文传统。在英语中，通常用 essay 和 prose 来指散文。essay 指

的是谈论某一专题的短文 (a short piece of writing on a particular subject), 所以又被译为“随笔”或“小品文”。而 prose 则是无韵的、用书面语或口语写作的文字 (written or spoken language in its ordinary form, without metrical structure), 更接近中文广义“散文”的意思。但是, 如果我们将这两个词的释义结合一下, 是不是就能得出比较准确的“散文”的定义呢? 我看可以考虑。

在英语的文学作品中, 尤其是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 摹人或状物的描写细致入微而冗长, 这使许多中国读者常常感到不习惯, 甚至不耐烦; 因为中国的读者习惯的是故事情节, 而非细腻的观察。古典的英语散文也具备这样细腻的特点, 当然, 其中也包括长篇小说中摹人状物的、类似散文的段落。本书中选用的哈代《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中的第二章《夜幕》, 就是以一位农夫的视角, 来观察夜色中的深山和太空:

沟壑中的枯叶在同样余弱的残风中整体起伏抖动着, 偶或一股强烈的气流袭来, 把几片枯叶从沟中赶出, 带着它们打着旋越过了草地。在大堆的枯叶中有一两簇最晚长出的叶子, 一直在生长它们的细枝上挂到这仲冬时节, 它们飘落下来的时候, 猛烈地抽打着树干, 发出了刺耳的啪啪声。

……人类本能的行动是伫立在一旁, 侧耳谛听: 右边和左边的树林相对呼啸着, 像是大教堂的唱诗班的错落有致的轮唱; 背风处的树篱和其他的树木随曲应和, 把它化入了如泣如诉的低吟浅唱之中; 倏忽, 狂风南去, 转瞬间便不闻声息了。

……

然而, 要尽情享受这种壮丽景象的喜悦, 则必须在时过夜半之际, 置身于山峦之巅, 久久地、安静地观察自身从星空中穿越的那种庄严的漫游。首先, 你的感觉要超凡拔俗; 那些文明世界的芸芸众生此时已经沉入梦乡, 置此时此刻所发生的一切于不顾。经历过这样的静夜探求之后, 你就很难思回红尘了, 很难相信这种庄严的、超速行进的感觉, 竟会出自一个渺如沧海一粟的凡人之躯。

其观察之精确, 笔触之细腻, 感慨之深刻, 堪为英国文学中的杰出篇什。

再如美国著名的文学家霍桑的抒情散文《阿萨贝斯河》:

又是一场暴风雨过去了，西方的地平线上镶了一层亮边，令人精神为之一爽。与此同时，漂浮在无垠苍穹里的云朵，竭力将幽幽的阴郁投射下来；光与影的强烈对比，使那耀眼的金光显得愈加辉煌。苍空从它那沉重的眼睑下边，向着大地，露出了久违的微笑。明天是个登山与穿林的好日子。

.....

是的，溪流沿着它的河道入睡了，梦见了天空，梦见了密实的叶簇；阳光一束束地从密叶间漏下，跃动而欢快的光斑投射在地上，与无处不在的宁静相映成趣。在这个如画的美景中，安睡的溪流，将梦中的画面映在了它的胸膛上。

.....

弯曲的溪流，不断地将一景又一景抛在身后，然后在前面又展示出一片动人且宁谧的景色。我们从幽深滑向幽深，在每一个转弯处，都能够嗅到清新而幽静的气息。羞答答的翠鸟从近在身边的枯枝，飞到远处的枝杈，发出恼火或示警的尖鸣。从白天晚上就浮在那里的野鸭，在我们靠近时惊飞而起，掠过平滑如镜的溪水；明亮的涟漪摇碎了幽深的水面。梭鱼从睡莲丛中跃出。在石头上或树根处晒太阳的乌龟，突然一跃，滑入水中。

作者似乎尤长于描绘光与色，像是用优雅的笔触画出了一幅幅法国巴比松画派的风景画，令人宛然觉得身置其中，仿佛都能嗅到那扑鼻而来松风水气，听到鸟鸣蛙噪，其文字的赏心悦目，直可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相比肩而无惭色。但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散文，尤其是古典散文的状物，偏于简洁而精致，韵味悠长，像毛笔书法上的留白；而英语的散文则偏于细腻而铺张，其景如在目前，令人不由得惊叹于作者观察的精准，状写的入微。中英两种散文的风格虽是判然有别，但气质上却难分轩輊。不过，英国人有一种乡居和迷恋大自然的传统，许多作者为了写好风光的散文，不惜长期蹲守在人迹罕至的密林中，高山上与河流旁，零距离地亲近大自然，精密地观察大自然，这些都让我们对那些文学家充满了敬意。

让我们再见识一下英语散文中摹人的手段吧：

再说那位做上衣的师傅，他神态平静，相貌堂堂。他的那张脸皮肉紧绷，面色健康，刮得干干净净，像是一个熟透了的苹果；那样子既像教士，又像外科医生，还像一位偶尔会骑马打猎的初级律

师。他浑身上下显得清爽，精致，无瑕可摘。他对我的兴趣，不会超乎我对另一个人上衣的兴趣。当他屈尊向我谈起他儿子的时候（他在一所公立学校），我居然觉得受宠若惊，赶紧赞同他说的每一件事。有那么几分钟，我觉得自己确实在活着，几乎享受了与上衣同等的荣耀。但是，他随即又变得认真起来，不知从哪儿摸出了一枚别针，又拿粉笔做了个记号。

——约翰·博因顿·普里斯特利《裁缝店》

然后，去观察大人，随便观察我们中间的哪个人都行。你会发现，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日子就是在听天由命和彬彬有礼的平庸中打发过去的。说实在的，大部分人都像宗教的罪人一样不幸，尽管他们百无聊赖到连恶行都懒得去干——也许，他们的孽障就是他们的平庸。真的，他们很少笑，一旦笑起来，我们会认不出他们的面部表情，理所当然地误认为那是他们的僵硬的面具。即使笑的时候，大人也不会像孩子那样，因为孩子是用眼睛笑，而大人只会用嘴唇笑。那不是微笑，只是咧咧嘴罢了，只是表达心情，几乎与幸福无关。然而，人人都明白，当人老了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节点（谁又能为这个节点下定义呢？），那时人就又会笑了。

——罗纳德·邓肯《三颗桃核》

在摹人方面，英语散文家就像状物一样，观察是那樣的细致入微，描写仍然是那样不遗余力地铺陈，铺陈中夹带着作者本人的思考和评价。这个特点，在英语的长篇小说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倘若不是写散文的话，这些英语作家完全可能用半个章节来阳阳细细地从各个侧面，去描写一位笔下的人物，真的会让中国读者叹为观止。

这里，笔者从《水浒传》中选几个例子，来观察中国的古典白话文学作品是怎样摹人状物的，它们通常都是用“但见”起头的：

但见：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花香影里，玉簪珠履聚丹墀。仙乐声中，绣袄锦衣扶御驾。珍珠帘卷，黄金殿上现金舆。凤尾扇开，白玉阶前停宝辇。隐隐净鞭三下响，层层文武两班齐。

——《楔子》

（林冲）远远望见枕溪靠湖一个酒店，被雪漫漫地压着。但见：银迷草舍，玉映茅檐。数十株老树杈，三五处小窗关闭。疏荆篱落，浑如腻粉轻铺；黄土绕墙，却似铅华布就；千团柳絮飘帘幕，

万片鹅毛舞酒旗。

——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但见（金翠莲）：蓬松云髻，插一枝青玉簪儿；袅娜纤腰，系六幅红罗裙子。素白旧衫笼雪体，淡黄软袜衬弓鞋。娥眉紧蹙，汪汪泪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细细香肌消玉雪。若非雨病云愁，定是怀忧积恨。大体还他肌骨好，不搽脂粉也风流。

——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但见（呼延灼）：戴一顶插交角，嵌金花，光挣挣铁幞头；拴一条长数尺，飞红霞，云彩彩红抹额；披一副黑扑扑，齐臻臻，退光漆，烈龙鳞，钹金乌油甲；系一条攒八宝，嵌七珍，金雀舌，双獭尾，玲珑碧玉带；穿一领按北方，如泼墨，结乌云，飘黑雾，俏身皂罗袍；着一对绿兜根，金落缝，走云芽，盘双凤，踏山麂皮靴；悬一张射双雕、落孤雁，雀画宝雕弓；攒一壶穿银盔，透铁铠，点钢凿子箭；挽两条苍龙稍，排竹节，水磨打将鞭；骑一匹恨天低，嫌地窄，千里乌骓马。正是：斜按铁枪临阵上，浑如黑煞降凡间。

——第七十九回《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如果我们读古代的白话小说，摹人状物大抵如此，细节的描写充满了套话套词，而且大多是不伦不类的四六文，显得十分陈腐，不但与《永州八记》之类的文言文相比退步甚大，而且与英语文学作品的摹人状物相比，高下立判；虽然有细节，但却没有了个性，只剩下了类型和成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典白话文学作品中的一大缺憾。而近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摹人状物，显然从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吸取了许多的养料，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无论是文言的还是白话的，都拉开了相当的距离，至少在形式上西化了，与中国古典文学似乎迥然不同，甚至可视为欧美散文的余绪。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无非是想说，我们今天写散文，除了要向中国的传统和现代的文学作品学习外，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作品的形式、说法和意识，仍然是很重要的。

以上算是作诗四法起承转合中的“转”字法。

作诗四法中的最后一法，就是“合”了。什么是“合”？“合”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结论，也就是文章写到结尾了。捧腮细想，我想，在大概有两个结论要告诉读者诸君。

一，本书篇目的编选一如《英语短篇小说精粹》，都是出自王平的手，我推想其他的“精粹”大约也是这样的吧；我对王平的编选水平一

向是很钦佩的。本书除了《月球漫步》那篇似乎是为了照顾门类而入选，显得弱了些外，其他的都是名家名篇。我看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谈人生的，如所有英语散文集都会收的培根的名作，以及其他名人如丘吉尔的《哈罗公学》等。这一类作品读者基本上都很熟悉，与其说是看其内容，莫如说是看译者的文笔。因此，我选了一篇培根的《论真理》，用文言文译出，以飨读者。当然，时下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通文言文的不多，所以我只是小试一下而已。平心而论，我个人认为类似培根等人的那种既短又精彩的小品文（essay），特别适合用文言文来译，似乎文言文在说理的方面特别给力，有白话文所不及之处，别有一种高屋建瓴、理直气壮、机敏睿智的气势，韵味也足，相形之下，白话文的感觉好像“水”了一些。当然，我这样说，搞白话文的人会不以为然，故此声明，这只是我个人的管见。

另一类入选的，就是所谓的抒情或准抒情的散文了，林林总总，长长短短；长的如《阿萨贝斯河》，有近三千字；短的如《秋天的日落》，仅有六百多字。说实话，这样的文字实在是比谈人生的说理文要难译得多。说理文只要把原文看懂了，道理讲清楚了就行，但抒情的散文，特别是描写风光的美文，无异于要译者重新创作一遍，而且要在原作的框框里写，戴着原作的镣铐写，这就很辛苦了。当然，这里面牵扯到许多翻译技巧的东西，而且是“高级”的翻译技巧，不但要求译者能够准确地理解原文，自己也要有较高的中文的写作素养。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就不拟多谈了，因为本书的读者是来看文章的，不是来学习翻译理论的。但笔者还是要饶一下舌，倘若有人想做文学翻译的事业，除了苦学原文之外，必须学好你的母语，不管是今的还是古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合”。

二，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在开笔翻译本书的时候，深感艰难，是从译三十余年来觉得最难译的书，我又不肯敷衍塞责，或者说不服气，总想译得精、译得好，故进度很慢，似乎觉得每一句都是拦路石，因而颇感失悔，觉得有些入了王平的彀。但是，一番苦工做下来，反倒觉得很过瘾了，也觉得自己的翻译技巧有了提高，有不少可贵的心得，反觉十分愉快。所以，我的第二个“合”就是，你得永远感激将你赶鸭子上架的那个人！

曾 胡

2014年5月23日于咏归楼

Contents 目录

Thomas Hardy 托马斯·哈代	
Night 夜幕	(2)
Francis Bacon 弗朗西斯·培根	
Of Love 爱情说	(6)
Washington Irving 华盛顿·欧文	
Rural Life in England 英国的乡村生活	(10)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Middle Age, Old Age 中年, 老年	(24)
Matthew Arnold 马修·阿诺德	
Ideas in England 思想在英国	(34)
John Boynton Priestley 约翰·博因顿·普里斯特利	
First Snow 初雪	(38)
David Herbert Lawrence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Insouciance 优哉游哉	(44)
Virginia Woolf 弗吉尼亚·伍尔夫	
How Should One Read a Book? 怎样读书	(52)
Reynolds Price 瑞纳兹·普赖斯	
Summer Games 夏日游戏	(56)
Jonathan Swift 乔纳森·斯威夫特	
A Meditation upon a Broomstick	
对一把扫帚的思考	(62)

- Henry David Thoreau 亨利·大卫·梭罗
Solitude 孤独 (66)
- Jonathan Swift 乔纳森·斯威夫特
A Treatise on Good Manners and Good Breeding
论举止优雅与教养 (78)
- James Thurber 詹姆斯·瑟伯
University Days 大学生涯 (88)
- Alice Meynell 爱丽丝·梅内尔
In July 七月 (98)
-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The Handsome and Deformed Leg 美腿与丑腿 (104)
- Charles Lamb 查尔斯·兰姆
Dream-Children: A Reverie 幻中童年 (108)
- Lewis Thomas 莱维斯·托马斯
On Natural Death 谈自然死亡 (116)
- Francis Bacon 弗朗西斯·培根
Of Studies 谈学业 (122)
- Elwyn Brooks White 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
Once More to the Lake 又见缅因湖 (126)
- John Boynton Priestley 约翰·博因顿·普里斯特利
At the Tailors 裁缝店 (138)
- Samuel Crothers 塞缪尔·克罗瑟斯
Every Man's Natural Desire to Be Somebody Else
人人生而愿做他人 (146)
- Max Beerbohm 马克斯·比尔博姆
An Inn 客栈 (154)

Ralph Waldo Emerson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Nature	自然 (160)
Samuel Johnson	塞缪尔·约翰逊
On Idleness	谈懒散 (166)
Rachel Carson	雷切尔·卡尔森
A Fable for Tomorrow	为明日的寓言 (172)
Robert Stevenson	罗伯特·史蒂文森
El Dorado	黄金国 (176)
James Thurber	詹姆斯·瑟伯
Courtship through the Ages	漫漫求爱路 (182)
Julian Huxley	朱利安·赫胥黎
A Last Visit from Aldous	
奥尔德斯最后的一次造访	 (192)
Max Beerbohm	马克斯·比尔博姆
Seeing People Off	送别 (202)
James Baldwin	詹姆斯·鲍德温
Notes of a Native Son	土生仔札记 (212)
Robert Lynd	罗伯特·林德
The Age of Thrills	刺激时代 (220)
Elwyn Brooks White	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
The Essay and the Essayist	散文与散文家 (224)
John Galsworthy	约翰·高尔斯华绥
A Green Hill Far Away	远处的青山 (228)
Norman Mailer	诺曼·梅勒
A Walk on the Moon	月球漫步 (234)

Edward Lucas	爱德华·卢卡斯	
The Windmill	风车	(250)
Mark Twain	马克·吐温	
Advice to Youth	给青年的忠告	(254)
Edward Morgan Forster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My Wood	我的林地	(260)
Winston Churchill	温斯顿·丘吉尔	
Harrow	哈罗公学散记	(266)
Bertrand Russell	伯特兰·罗素	
How to Grow Old	谈人之将老	(276)
Aldous Huxley	奥尔德斯·赫胥黎	
At Sea	在海上	(282)
William Hazlitt	威廉·哈兹里特	
On Going a Journey	旅行谈	(288)
Joseph Addison	约瑟夫·艾迪生	
Thoughts in Westminster Abbey	西敏寺随想录	(296)
Ralph Waldo Emerson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Beauty	论美	(302)
Ronald Duncan	罗纳德·邓肯	
Three Peach Stones	三颗桃核	(312)
David Hume	大卫·休谟	
Of the Dignity or Meanness of Human Nature	论人性的高尚或卑鄙	(316)
Francis Bacon	弗朗西斯·培根	
Of Truth	论真理	(328)

Henry David Thoreau	亨利·大卫·梭罗	
Autumn Sunset	秋天的日落	 (332)
Nathaniel Hawthorne	纳撒尼尔·霍桑	
The Assabeth	阿萨贝斯河	 (334)

